

名 家 解 读 红 楼 梦

红学探索

刘世德 论红楼梦

您听说过曹雪芹的佚诗「自题画石诗」吗？

本书将告诉您。这是那个「抄存者」拿他外祖父的诗冒充的。

您听说过清人王冈和陆厚信曹雪芹画像吗？

本书将告诉您。画上的那位像主不是曹雪芹，而是金梯愚和俞瀚。

红学似海。本书不过是测海的一勺一瓢而已。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刘世德

论红楼梦

红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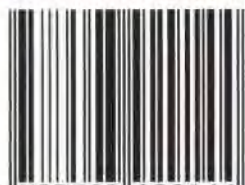
探

索

两百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成千上万，但因研究者的个性及对文本研究的角度不同，从而“形成论点的创造性和特殊性”。

《名家解读红楼梦》主要收录了当今国内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名家有关红学研究的自选集，其中包括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刘世德、蔡义江、林冠夫、胡文彬、邓云乡、吕启祥、周思源、白盾等著名红学家们的代表性论著。

ISBN 7-5039-2914-6



9 787503 929144 >

ISBN 7-5039-2914-6/1 · 1330 定价：26.00 元

红学探索

刘世德
论红楼梦

刘世德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学探索: 刘世德论红楼梦/刘世德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

(名家解读红楼梦)

ISBN 7-5039-2914-6

I. 红… II. 刘…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707 号

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著 者 刘世德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海 洋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57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914-6/1·133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刘世德，1932年12月生。原籍山西临汾，生于北京，长于上海。195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于1955年毕业。同年，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又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现已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水浒协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文化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著有《红楼梦论丛》（合著），《曹雪芹祖籍辨证》，《红楼梦版本探微》，《夜话三国》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名 家 解 读 红 楼 梦

丛书主编 张庆善

丛书统筹 沈悦苓 金燕

序

“红学”一词，起初多少含有一些揶揄戏谑的意味，李放《八旗画录注》记光绪初京师士大夫笃嗜《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将“红学”提升为现代学术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学者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的红学出来，便驱散了旧红学所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红楼梦》以及作者其人的真实面目便渐渐清晰地显现在世人眼前。近百年来“红学”薪火相传，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其著述之丰硕，实非古代文学的别的领域所能比拟。然而《红楼梦》中仍然有无数说不清和道不尽的问题，吸引着研究者和爱好者驻足其间，不吝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所在，也是红

学生命力之所在。

刘世德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他并不专攻红学，他在文学史、戏曲小说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向为学界所注目，不过，在红学方面他确实用力较多而且贡献较大。本书辑录的“红学”论文仅仅是他的红学论著的一小部分，《曹雪芹祖籍辨证》、《红楼梦版本探微》两部专著和短文数十篇都不在其中，但是本书辑录的是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主要论文，亦足以代表刘先生的治学态度、方向、风格和主要观点，而且也分明地显示出刘先生半个世纪的治学轨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书题名表现了刘先生求真务实的谨慎而执著的治学心态。

《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作于1956年，是本书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作品。这篇与预邓绍基先生合写的论文，是在时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先生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恐怕很难读懂这篇论文。那个时候，苏联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出“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问题”的论断，该论断把历史上一切进步作品都解释为新的社会形态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循此理论，作为进步文学的《红楼梦》当然就是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文学。《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看起来只是一篇评红文字，其实有深意存焉，它的理论指向是苏共十九大的“典型论”。发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政治风口浪尖上的文学界，着实需要有追求真理的非凡勇气的。在学术研究中不盲从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当年何其芳先生身体力行和极力倡导的学风，这种学风在此文中得到了体现和发扬。

我们纵览刘先生的红学著述，且不论其得失长短，只这

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乃是一以贯之的。《曹雪芹佚著辨伪》写于“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新闻，说是发现了曹雪芹的佚著和一批有曹雪芹的传记材料，不仅详细披露于《文物》杂志，而且登载在《人民画报》上，倘若果如报道所言，这当是红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但是科学要讲求事实，谁也希望有新材料的发现，但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刘先生与陈毓黑先生对这批新材料进行了冷静和缜密的研究，认为它们纯粹是假冒的货色，于是撰写了《曹雪芹佚著辨伪》一文，投给了《文物》杂志。结果是不被利用，但这篇未曾发表的文章却被公开批评，更有甚者，有大字报指作者撰写此文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多少有点滑稽，但历史确是如此。这其间的内幕不必去深究了，“文革”就是如此，我要说的是陈、刘二位先生的书生意气和学者良知，他们探求事实真相而不顾利害得失的固执，乃是学术工作最可宝贵的性格。

关于曹雪芹传记资料和《红楼梦》版本研究，刘先生投入了较大精力，《曹雪芹祖籍辨证》、《红楼梦版本探微》以及本书辑录的关于“曹雪芹佚著”、“曹雪芹画像”、“曹雪芹小像”、“曹雪芹墓石”等等的考证，均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主要用的是考证的方法。考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接二连三的批判运动弄得声名狼藉，考证几乎就意味着繁琐哲学。应当指出，琐碎的和言不及义的考证也是存在的，自然要不得。我记得漫画家华君武有一幅作品，画一位学者用放大镜审视曹雪芹的头发，要考证他的头发究竟有多少根。曹雪芹的头发有多少根，多一根还是少一根，与他的思想以及《红楼梦》有什么关系？这当然是毫无文学意义的繁琐考证。但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必要的考证是少不得的。刘先生做考证，目的性十分明确。比如说所谓陆厚信

绘“曹雪芹小像”，其真其伪，就关系重大。假若是真，就可以推断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秋至江宁，入两江总督尹继善幕，并与尹继善诗酒赓和。这当然是曹雪芹生平和思想的重大事情。因此，鉴别这个材料的真伪，就非常必要。真的材料可以深化和拓展我们的研究，而伪的材料则会误导研究走上歧途。

我们读刘先生的考据文章，总是可以从他的缜密的逻辑思维中获得一种理趣。有人说他的考据文章像是推理小说，我深有同感。前面提到的“曹雪芹佚著”中有所谓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和所谓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等四篇重要文字，都写得具体实在，栩栩若生，所以当时信从者多。要辨别真伪，从何入手？陈、刘二位先生从几个方面提出质疑，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天气”。“曹序”和“敦记”都有天气的描叙，暑时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清明前三日”所作的“曹序”，在追述“曩岁”往事时说，“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这个“是岁”据材料发现者考证，当为乾隆十七、十八或十九年。这三年除夕北京地区下过雪吗？他们查阅了乾隆皇帝在这三年除夕写的诗，如果当日有雪，作为帝王的弘历不会不提“瑞雪”的话头，但可惜诗中没有；他们又去查阅乾隆年间北京《晴雨录》，从乾隆十二年到二十一年的除夕，北京都未曾下雪。所谓“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显然不符当时天气实情。同样，“敦记”记乾隆二十三年事，说“入冬，雨雪频仍，郊行不便”，然而据《晴雨录》和乾隆皇帝当时的文字，该年入冬京师却是旱情严重，那里有什么“雨雪频仍”？这些都无可辩驳的说明“曹序”和“敦记”的作者都并未生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不是出自曹雪芹和敦敏。诸如此类的辨识，读来确实令人顿开茅塞，眼睛为之一亮。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伪上》总结辨别伪书之道有八：“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其“天气”以辨伪，正是“核之事以观其时”。前人总结的辨伪的方法是明白的，但是实践起来却需要识见和学养，如果找不到“天气”这个突破口，如果不知道有《晴雨录》的存在，单有前人的方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刘先生考据的结论是重要的，我以为走向结论的途径和过程也同样重要，因为它特别具有启发性和研究范式的意义。所以我在给博士研究生讲小说文献学时，就拿刘先生的文章做“辨伪”的范文。

刘世德先生是我的老师，与他合作的陈毓黑先生和邓绍基先生也是我的老师，1978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做研究生，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我总结那三年的学习，收获最大，使我终生受益的是老师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学风，这是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当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在这方面，本书不无启示意义。

教师嘱我这个做学生的为他的集子写序，我实在有点诚惶诚恐，一般都是老师给学生的著作写序，不见有学生给老师著作写序的，本欲以无先例可循为由婉拒之，但刘师以为无先例亦可开一先例，如此只好从命勉力为之。是为序。

石昌渝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目录

序（石昌渝）/1

《红楼梦》的主题 /1

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 /31

曹雪芹与《红楼梦》/73

怎样读《红楼梦》? /84

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 /89

——初谈舒本的重要价值

戡本，一个“新”发现的《红楼梦》抄本 /101

曹雪芹佚著辨伪 /134

曹雪芹画像辨伪 /188

曹雪芹画像辨伪补说 /242

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词 /260

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282

【红学探索】

曹雪芹墓石之我见 /305

一块石头，说明了什么？ /327

——谈曹雪芹墓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 /333

——评欧阳健先生的若干观点

曹端广，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364

——“铁岭说”“驳难”

关于曹良臣的几个问题 /384

——致冯其庸教授信

关于高鹗的《月小山房遗稿》 /388

《红楼梦说梦》作者考 /393

彭宝姑，一位《红楼梦》续书的女作者 /401

质变：从“旧红学”到“新红学” /406

回忆陈毅同志谈《红楼梦》 /421

辛苦的种树人 /428

——怀念何其芳同志

文章千古事，品德万人钦 /444

——悼念俞平伯先生

旧事杂忆 /456

——关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

后记 /471

《红楼梦》的主题

—

两个半世纪以前，伟大的作家曹雪芹，经历了由“锦衣纨绔，饫甘膾美”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离开了当时那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社会，寂寞地死去。他的一生仅有四十几个年头，他却用了其中的几乎四分之一的时间来为我们留下一部没有完成的伟大的作品——《红楼梦》。

《红楼梦》把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推上一个空前的高峰，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证明了曹雪芹在变幻的一生中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事无成”。

两百多年以来，《红楼梦》家喻户晓地受到了无数读者的喜爱，这证明了曹雪芹死后并不寂寞。

但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社会里，他的思想性格，他的所作所为，除了二三知己以外，并不能被更多的同时代人所理解。他的作品在他死后不久虽已“不胫而走”，他本

人的名字却曾经长期地被埋没着，他的作品的真正的主题也曾经长期地被掩蔽着，被歪曲着。

好像是一种预见，他曾在书内题了一首绝句，借以发泄自己的感慨，感慨自己著书的意图不能为人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他逝世的十二年以后，同他关系极为密切、很可能就是《红楼梦》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的脂砚斋，在书内写下了一条批语：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奈）不遇癞（癩）头和尚何？怅怅！

.....

脂砚斋那时也还在感慨于天下读书人是否“能解”《红楼梦》。其实，就是这位批书人，我们从他的全部批语看来，他也同样不能真正了解曹雪芹的用心，更谈不上“能解”《红楼梦》的客观意义了。

自从曹雪芹和脂砚斋发出感慨以来，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不同的人们对《红楼梦》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看做爱情小说来欢迎或攻击；有人把它看做政治小说来肯定或否定；有人把它看做纯粹是作者的“自叙传”来说明它的“平淡无奇”；有人认为它是鼓吹“解脱”或“出世”的作品；有人认为它是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人，限于他们的偏见，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曹雪芹的真正意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

《红楼梦》的价值。

曹雪芹提出的问题，“谁解其中味”，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地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红楼梦》的真正的“解味”之人，才能科学地阐述《红楼梦》的内容。

建国以来，特别是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批判以来，有不少的学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和分析《红楼梦》，把《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也还遗留着不少的问题，有待我们今后逐渐解决。比如，《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也还存在着不同的答案。有些学者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爱情小说，并且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这似乎是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这种意见不但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不符合《红楼梦》主题的实际，而且，恰恰相反，它正大大地缩小了《红楼梦》的意义，降低了《红楼梦》的价值。

《红楼梦》的第二回是以四句诗开始的。其中最后两句说：

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接着，作者不惜用较多的篇幅来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段。这些，被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看来并非偶然，而是在艺术处理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把它当做“闲文”看待而忽略过去。

曹雪芹在这里描写了贾雨村和冷子兴两人在村肆中“闲谈慢饮”的对话。这一席话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介绍书内即将出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环境，更重要的是画龙点睛地借此透露了全书的主题。

贾雨村和冷子兴是从都中的新闻谈起的。贾雨村先说，荣国府是“荣耀”的门第。冷子兴却相反地说，荣国府和宁国府实际上是“衰败之家”，正处在没落的过程中：“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然后，他更进一步指出：

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仅仅是第二回的回目。但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作者在演说荣国府、宁国府。这番“演说”实际上概括了曹雪芹在全书八十回篇幅中关于大大小小的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

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所写到的无论哪一个人物，无论哪一起事件，没有不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这一段话所包含的意义而出现在读者眼前的。

在作者的笔下，和荣国府、宁国府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三个大家族——史家、王家和薛家。

第四回中，贾雨村曾从门子手里接过来一张“护官符”，上面抄写着“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